

楔子 惡夢成真？！

星期天早餐時間，童家的四個大男人分坐在餐桌兩邊。

氣質冷酷、外型很性格的大哥童晴正在翻著醫學期刊，尋找教授發表的新文章。找到了！他推推眼鏡，拿起原子筆劃重點。

俊美無比的二哥童易快速瀏覽經濟日報，在各大標題當中尋找各方訊息，他撥撥微捲的頭髮，視線定在外貿輸出與輸入的專欄上頭。

他褐髮、濃眉、大眼、高鼻……很有混血兒的模樣，為了他的長相，童媽還特地去驗過 DNA，因為她強烈懷疑當年在醫院裡抱錯孩子了，不過檢驗結果確定是親生的無誤。

身材魁梧、長相卻斯文個性又風流的老三童煬，面前擺著筆電，接著耳機，點開 CNN 新聞，國際情勢是他的關注重點，他打算以中東地區的情勢分析當作課堂報告主題。

至於童家老爸童大華最「正常」，長相正常、舉止也正常，他像多數人那樣，拿著手機滑個不停，他最近迷上改裝車，打算買部重機從頭到尾改造一番，把車子弄得帥帥的載女兒去兜風。

對啦對啦，他重女輕男，物以稀為貴嘛，三隻公的、一隻母的，怎麼樣女兒都比較稀奇啊。

而廚房裡，可憐的老媽正在和柴米油鹽奮戰。

童家老媽堅持早餐一定要吃得像皇帝，胃袋裡沒有裝滿食物絕對不能出門——這是童家的第七條家規。

端上苦瓜炒鹹蛋，童媽瞄了一眼空位，皺著眉頭問：「小小童怎麼還沒起床？童大，去叫妹妹。」

「讓她繼續睡。」童晴拒絕。

不是因為同理心，而是因為……到妹妹床邊挖人？等他能把妹妹搬上手術檯，挑斷她的腳筋再說，否則被她的無影腳踹過，要吃兩罐鐵牛運功散才補得回來。

「童二，你去。」

「不要。」童易拒絕得更直接。

妹妹那兩條腿可以參加今年的萬巒豬腳節，他才不要去自討苦吃。

「童三！」童媽雙手叉腰，口氣帶著恐嚇意味。

「媽，我在忙，妳叫爸去啦！」童煬多講幾個字，意思還是 No。

「老童……」

童大華拔下老花眼鏡，慢條斯理的回答，「別吵她，剛大考完，她需要休養。」

童媽翻了個大白眼，休養個鬼，都考完一個月了，天天睡到正中午，像話嗎？男人靠不得，她自己來！

這時候，從小小童房裡傳出碰的一聲重物落地的聲響，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尖叫聲。

幾個「正在忙」的男人倏地放下手邊工作，抬頭看看彼此，下一秒，極有默契地同時站起身，一起往同一個方向前進。

眾人進屋，發現神經比電纜線粗、有淚腺阻塞症的童心，居然哭得梨花帶雨，額頭上還有一個明顯的腫包。

童晴第一個衝進房裡，翻看她的眼皮、檢查傷口，而後飛速退出房間去尋找急救箱。

童易把哭得喘不過氣的妹妹從地上抱上床，問道：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我作惡夢。」童心一面啜泣一面說。

她的答案讓童氏族群同時鬆了口氣。

老童問：「妳夢見什麼？」

童心還來不及回答，童易便搶白道：「沒考上大學？」

童煬涼涼地接話，「放心，考大學很容易，會睡覺就能考上，妳，睡功不錯。」

童心看看父母，再望向哥哥們，突然間放聲大哭，嘶喊道：「爸、媽，哥哥，我愛你們……」

這下子大家可被她給嚇壞了，他們聽過在睡覺中長眠的，沒聽過在睡覺中發瘋的，他們家的小小童發生什麼事了？

這時，童晴拿了軟膏進屋，替妹妹擦額頭上的腫包。「腦袋撞壞了嗎？」

童心像隻無尾熊似的用力抱住大哥的脖子，驚恐的說：「哥，我會被貨車撞死，然後我會穿越到古代。」

童晴推開她，勾起她的下巴，從口袋裡拿出筆型手電筒，撐大她的眼皮測試瞳孔反應。

「哥，我沒生病，我真的穿越了啦！」童心握緊拳頭，一臉悲憤。

童易和童煬噗哧一聲大笑，他們走近床邊，往她的腦袋左右各巴一下，這叫做「暴力矯正幻想法」。

童晴說：「多讀些有用的書，少看有的沒的。」

童心超級委屈，又是「哇」的放聲大哭。

老童被哭得心扭成一團，啪啪啪！手臂化身蒼蠅拍，把三隻「童」趕開，自己坐到床邊，把女兒抱過來，溫柔的安撫道：「別理他們，告訴爸，妳穿越到哪裡？有沒有遇到什麼危險？」

童媽熟練地翻翻白眼，把瘋話當真話，有人寵女兒寵成這樣的嗎？

「我夢見我穿越到古代鄉下，有爸爸媽媽、姊姊妹妹和一個巫婆奶奶，後來爸媽死掉，奶奶把我們三姊妹賣掉，我的主子臉部燒傷、心理變態，他把我丟給大少爺，那個大少爺更變態居然對我用強的……後來我勤奮上進、力爭上游，終於變成……」

「武則天？」童易笑問。

「不對，變成姨娘。」童心回答。

哇咧！童媽都快暈了，當姨娘需要勤奮上進、力爭上游嗎？

三隻蒼蠅童表現一致，噗哧一聲後，接續五秒鐘以上的笑聲。

老童表情嚴肅地瞪過三隻童，轉過頭，臉部線條瞬間變溫柔。「然後呢？」

「大少爺娶正妻，他老婆超陰險，我被她陰了，就死掉了。」

「好可憐哦，沒關係、沒關係，死掉又穿越回爸爸身邊，不幸中的大幸。」老童安慰人的話很……讓人無語。

「沒有啊，我死掉之後又回到剛穿越的時候，這次我發誓不要被賣掉，爸媽死後，我很努力當『金手指』，把家裡經濟搞得超好，連巫婆奶奶都吃香喝辣。後來村子裡的霸王強娶我，我不想嫁給死胖子，洞房花燭夜用力推了他一下，他就撞到桌角死了，我也被他們家人活活打死。」

「死得好、死得妙！我們家小小童伸張了社會正義，所以……妳又回來了？」老童問得小心翼翼。

童心搖搖頭說：「沒有，又回去了。」

「回去剛穿越的時候？」老童開始擔心女兒會不會在夢裡穿越了十世、二十世，等她講完穿越史，桌上熱騰騰的蒸石斑會變成魚凍。

「對，這次我很低調，爸媽死後，我到秀才開的私塾裡幫傭，秀才喜歡我，讓我當媳婦，後來我老公考上狀元郎。」

老童連忙拍手。「終於有好結局，恭喜恭喜。」

「才沒有，老公到京城就變心了，我帶兒子女兒千里尋夫，他不但不認我，還派人殺死我，因為他想當宰相的女婿。」

老童嘆氣，無奈的問：「然後妳又回到穿越那時候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那妳去哪裡了？」

「我回來了啊！」

哦，只穿了三世啊，還好、還好。「回來就好、回來很好，以後我們不要去穿越吼，穿越不好，有爸爸媽媽大哥二哥三哥的文明世界比較好。」

童易嘆口氣說：「宅鬥版、種田版、秦香蓮版，要我們浪費時間聽妳講故事，麻煩妳不要抄襲，搞點創新好不好？」

童煬揮揮手說：「吃飯吃飯，中東情勢危急，誰有空理妳。」

童心見哥哥們這麼不關心她，大叫一聲，撲進老爸懷裡。「我是多餘的，哥哥們都不愛我，可是我快要死了啊！」

童晴問：「什麼時候死？」

童心抽泣半天後說：「大學放榜那天我會死掉，然後就穿越了。」

童媽再也受不了了，揪起她的耳朵說：「這種事不需要靠作惡夢才知道，我可以告訴妳，要是沒考上國立大學，妳肯定、絕對會死得很淒慘！」

老童心疼，拍掉老婆的手，輕拍著女兒的背說：「別怕，妳絕對不會穿越了。」

童心淚眼婆娑，可憐兮兮的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有老童在啊，老童會保護小小童，絕對不會讓妳再穿越。」

這話有說跟沒說一樣，童媽不耐煩了。「放心，穿那麼多次都死得莫名其妙，代表古代不歡迎妳，不過……要是妳再繼續賴床，連現代都不歡迎妳了。」

緊接著，童心再度放聲大叫。

因為老童被童媽拽走，她一個沒坐穩，二度摔下床……

放榜當天童心一大早就守在電腦前。

童媽前一晚就在女兒的電腦桌上放了一碗米，上頭插了三炷香，畢竟沒有人可以確定電腦裡有沒有神仙進駐，有拜總比沒拜安心，考試這種事，有人靠實力，有人靠運氣，女兒靠的絕對是第二種。

懸浮粒子不斷衝擊童心的鼻孔，打過幾個噴嚏後，她的視線落在壁鐘上，只剩下十五分鐘了……

「文昌帝君、阿彌陀佛、南無觀世音菩薩、哪吒三太子、關聖帝君……請大家合力保佑我，讓我考上臺大……」童心雙手交握，把聽過的、認識的神仙哥哥叔叔姊姊阿姨通通請出來。

童煬見妹妹一臉白癡樣，笑著把手上的毛巾往她臉上一拋。

童心暫停祈禱，惱怒的道：「幹麼啦！」

「把眼屎擦乾淨，妳這樣會褻瀆各方神明。」童煬閒閒的說。

童心一聽可緊張了，連忙用毛巾把臉擦乾淨，尤其是眼角處。

看她這樣子，童易不由得失笑。「有什麼好擔心的，反正又考不上臺大，有差嗎？」

童心沒好氣的瞪了二哥一眼，在哥哥們眼裡大學只有兩所，一間叫臺大，一間叫做 Another，凡是考不上臺大就是唸 Another，沒差；母親的標準略微寬鬆，以公立和私立做分界；至於父親的標準更寬，凡是她考上的都是好大學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考不上？」

「如果妳考得上，我和大哥、童三馬上帶妳去學校逛一圈，到處介紹妳是我妹妹。」童易說。

這種事超丟臉，拿最丟臉的事打賭，可以表現自己的百分百誠意。

這對童心而言絕對是天大的殊榮，哥哥們是學校的明星級人物，崇拜、喜歡、暗戀他們的人一大堆，如果讓他們帶著逛校園，她就能立即晉升臺大的風雲新鮮人。

「一言為定，說話算話，人而無信不知其……」

童晴一把捂住她的嘴，冷笑說：「考得上再說。」

叮！手機設定的時間到！

童心飛快上網，飛快點出網站，飛快輸入准考證號碼……結果慢慢的出現了……她、她、她……

她猛然轉頭看向大哥，臉色慘白，嘴唇微抖，說話的時候還聽得見牙齒咯咯作響的聲音，不知道的人會以為她遇見了「好兄弟」。「哥……哥……我、我、我快中風了。」

童晴冷冷看她一眼，嘆口氣，意料中的事。

「怕什麼，又沒人指望妳上臺大，反正爸會概括承受，至於媽，頂多唸兩天，她的續航力不夠。」

「不……哥……我、我、我考上了……」

「什麼鬼啊？」童易一把將筆電的轉向自己，定睛一看，表情比活見鬼更為震驚。
「臺大森林系……妳真的考上了？！」
噗！童晴剛喝進嘴裡的牛奶疾噴而出！

臺大校園，放榜當天。

小小童在童大、童二、童三的「護持」下，前往未來的學校參訪，像媽祖娘娘出巡那樣。

小小童穿著最炫的衣服，左手勾著童二，右手拉著童三，背後還站著一個童大。得意咧、風光咧，在地球活了十八年，她從來沒有這麼驕傲過，她不斷朝迎面走來的同學們揮揮手，像勝選的政治人物那樣。

同學？嘿嘿嘿，以後看不起她的哥哥們也要喊她一聲同學了耶！

「不要太囂張。」童大在她耳邊提醒。

「高興什麼？妳考得上還不是因為少子化的緣故。」童二戳她一記。

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臺大在世界大學的排名年年往下掉的原因了。」童三嘆了一聲。

哥哥們的冷水一桶接著一桶潑，卻澆不熄小小童的滿腔熱情。

歐低熱情啊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燒了整個沙漠……親愛的、美麗的、可愛的臺大，我來了！小小童覺得自己快要飛起來。

「童易。」

聽到身後傳來喊聲，兄妹四人一起轉身。

就這麼一眼，小小童被煞到了。

好好好……好帥、好高、好養眼！質感不輸大哥、俊美不輸二哥、斯文不輸三哥，尤其是他一笑……傾國傾城吶，一下子傾倒她這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女生，她終於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上臺大了。

這是緣分天注定，這是命運的鎖鍊，這是月老的安排，她和這個男人注定要在臺大相遇，他們的愛情即將在臺大展開……

「你怎麼還在學校？」童易問。

「下午的飛機，我到學校和教授打聲招呼。」他朝大家點點頭。

童易點兵點將，把自家兄妹介紹給對方，「我大哥、三弟、小妹，她今年剛考上我們學校，帶她過來逛逛。」

「是學妹啊！學妹好，有這麼優秀的哥哥，以後在學校走路有風哦。」

「ㄅㄅ……ㄅㄅ……」童心笑得像花癡。

「我是經濟系三年級的何喬安，妳呢？」

童心把兩隻手抽了回來，行一個九十度大禮，笑眼眯眯的說：「學長好，我叫童心，童心未泯的童心。」

「很可愛的名字。」

「學長喜歡哦？ㄅㄅ……」

妹妹本來就很白癡了，現在笑得更白癡，童家三兄弟一個比一個受不了。

「喜歡。」何喬安溫柔地笑著。

「以後要麻煩學長照顧了，童心會請學長吃飯，我有一手好廚藝哦。」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男人的胃，老媽教過很多遍，她有記得的。

「好，約定。」

「約定、約定、約定！」她高興得想跳到床上拉著棉被滾三圈。大收穫啊，今天是她人生最讚的一天！

妹妹發春的模樣讓童易頭皮發麻，他往前一步，把何喬安帶到旁邊說話。

童煬順勢往她小腿踹去，力氣不大，只是警告。

童心不滿，轉頭怒視三哥。「三哥欺負我，我要跟爸告狀。」

童晴抬手往她後腦一拍，壓低聲音在她耳邊說：「有這麼飢渴嗎？要不要幫妳找張床？」

童心雙頰微紅，但仍死鴨子嘴硬，「我在表達善意。」

她有表現得這麼明顯嗎？可是母親教過她，地球氣候變遷，乾旱加水災，農作物長得不好，糧食短缺，當草食女會餓死，要當積極主動的肉食女才有飯吃。

童煬瞪她一眼，和童晴一人一手把她架開。

她捨不得的頻頻回頭，想多瞄帥哥幾眼。

童煬哼了一聲，「不用看了，何喬安今天下午的飛機，他要去華盛頓大學當交換學生，一年。」

「一年？」

吼，陰錯陽差、擦肩而過，怎麼會這樣？上臺大的意義瞬間消失了一大半，不過……天性樂觀的童心回道：「一年後回來，我們還是學長學妹啊！」

童煬又巴她一下，嘲笑道：「妳確定一年後妳不會被踢出臺大校門嗎？」

這是百分之百的輕視！她氣呼呼地鼓起臉頰，身為家裡唯一的女孩就是這麼倒楣，從小被排擠，沒有聯盟、沒有集團，做什麼都要孤軍奮戰，她嚴重懷疑自己會這麼笨，絕對和自信心長期被打壓有關係。

童大、童三把她架到學校大門口，童大沒好氣的道：「妳先回去，我們還有事。」

童心悶聲道：「知道了啦！」

氣鼓鼓地走出校門，她本來想直接走向捷運站的，但看見馬路對面的麥當勞後，她決定去買一個冰炫風壓壓火氣。

綠燈亮、過馬路。

就在這時候，一輛貨車看見紅燈居然沒減速，直接朝她衝去。

她的反應本來就比較慢，她的肢體協調本來就比較差，再加上腦袋暫時當機……

於是，她只能眼睜睜看著貨車越來越靠近，看著司機面帶微笑對她說話。

沒道理看見的，但她看見了，沒道理聽見的，但她聽見了，她沒學過唇語，可是她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說——

「記住，千萬別再忘了。」

記住什麼？忘記什麼？

童心無法回答，因為比思考更快的是衝撞而來的力道，下一秒，撞擊聲響起，她的身體飛了起來，而後墜落……

第一章 極品親戚不要也罷

「為什麼要殺我？為什麼殺我……」

死胖子追著童心跑，身上不斷流下肥油，噁心的模樣讓人想吐。

她驚恐大喊，「我不要嫁！是你們硬架著我上花轎，我也是千百個不得已。」

「我也不想娶啊，是爹作的主，妳怎麼可以殺我？」

「父債子還啊！」

童心還在跑，死胖子還在追，兩人一前一後繞著童家後面那座山跑。

「妳為什麼殺我？」他很盧，一直說著同樣的話。

「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誰教你想要碰我！」她極力替自己辯解。

「妳為什麼殺我？」

「就說不是故意的了，誰教你這麼胖，我一推你就重心不穩去撞桌角，關我什麼事？」

「妳為什麼殺我？為什麼殺我……」

死胖子猛追，身上的油流光了，變成瘦子，沒有幾十斤的肥油阻礙，他的動作輕快許多。

他越跑越快，童心嚇得心臟都快爆了，眼看他的手就要搭上自己的肩膀……

「不要！」一陣尖叫聲過後，童心猛地坐起，醒了！她看看左右，再看看前後，一聲長嘆，「唉……」

她又穿越了……不過她不恐慌，只感到濃濃的沮喪，這是她第四次看到一模一樣的场景了。

一間房裡有一張床、一張桌、四條凳和一個簡陋到以櫃子稱呼它都令人心虛的櫃子。

床是用木頭搭起來的，不太牢靠，動得太用力會唧唧歪歪亂叫，通常這張床會睡五個人，一對父母和三個女兒。

村子裡人人都說童家大房沒有兒子是命中注定，但童心的看法是，任何夫妻在一張「半活動式」的床上面都生不出兒子，尤其旁邊還睡著三個女兒。

唉，又回到了古代貧瘠的生活圈，她還以為已經脫離輪迴了，不料……算了，經驗豐富的她已經不會大驚小怪了。

在這裡，她的父親叫童興，母親張氏，一家人靠著兩畝薄田生活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，沒有理想和夢想，腦袋裡只能想著一件事，那就是填飽肚子，因此三個女兒分別叫做小魚、小豬、小肉。

童興把女兒的名字報到里正那裡，里正有同情心，作主幫她們換字，叫做童小瑜、童小榮、童小柔，挽救了她們的人生。

童心運氣背，她是中間那位，幸好她身形瘦小，和豬有落差，不然不必等三任老公把她害死，她就會因為名字被霸凌，直接找座山跳下去。

童興的老爸，也就是小茱的爺爺，前後娶了兩任妻子。

大老婆生下童興後不幸難產死亡，幾年後又娶二老婆吳氏，吳氏生下一子一女，分別取名叫做童亮和童香。

童香幾年前出嫁，家裡所有的錢全給她做了嫁妝，因此在夫家頗有地位。

童亮娶妻李氏，比起小茱的娘，李氏的肚皮能幹得多，接連生下三個帶把的，名字也比童興這房響亮得多，分別叫童大河、童大川、童大海。

張氏勤勞、李氏懶惰，但吳氏疼的當然是自家媳婦，更因為大河、大川、大海這三個親孫子。

去年童爺爺過世，吳氏請來里正幫忙分家，家裡有十畝地，他們把財產分成五份，長輩一份，童興、童亮各一份，嫡孫一份，大川、大海一份，因此童家大房只分到五分之一財產，而且是兩畝最貧最差的薄田。

田地這樣分已經夠過分了，分宅子的時候吳氏更狠，童興居然分到後院用來養豬的寮子，然而童興卻無力反駁，誰教他沒生兒子。

童興花了大把時間才把寮子整修得勉強能夠住人，可是這麼一來沒有多餘的空間當作廚房，就只能露天煮飯了，平日還好，要是碰到下雨天就得把炭火搬進屋裡煮飯，那個煙囪，燻得一家五口張不開眼。

這事兒人人看在眼裡，雖然都暗自替童家大房抱不平，卻沒人真的開口說過什麼，畢竟說來說去只能怪張氏生不出兒子。

這年代的人最大的本事叫做認命，縱有再多不甘，一句孝順，再加上一句家和萬事興，就讓童興把所有委屈全給吞下去。

問題是這一吞，日子益發難堪，等兩夫妻一死，女兒就得論斤論兩的賣掉，那是三個人、三份命運啊！

「小茱，妳醒了！頭還痛不痛？」小瑜發現二妹清醒了，快步走到床邊摸摸她的頭。

小茱後腦有個破口，是被童大川推的。

童大川的年紀比她小兩個月，但吃得好，塊頭比她大得多，巫婆奶奶要他叫小茱過去做事，她不樂意，他就推了她一把，小茱整個人往後仰，後腦磕到石頭，流了一地的血，整整昏迷了三天。

童興用家裡最後的兩百文錢去請大夫，大夫不敢收，搖搖頭說——留著去買副棺材吧！

沒想到小茱竟然醒了！

小瑜興奮地把二妹摟進懷裡。「餓不餓？鍋裡有粥，姊姊拿來給妳吃，好不？」仰頭看著大姊，小茱偷偷嘆息。

童小瑜是三姊妹當中最漂亮的，才十四歲，就懂事得像個大人，家裡大大小小的活兒都會做，卻也因為她的美貌，在前世被巫婆奶奶高價賣進青樓。

小茱想到自己還沒穿越來古代時，她十四歲的時候簡直像個白癡，只會鬧著老童買手機，被哥哥們排擠時只懂得放聲大哭、叫母親來救場。

汗顏……

「姊，小柔呢？」

「在幫嬸嬸摘菜呢，妳吃點東西後再睡一會兒，姊姊還要去幫奶奶拆洗被子。」小茱越聽越窩火。

前三世讓她學會一個道理，無論再努力都跳不出命運輪迴，所以清醒的同時，她就打定主意不畫大餅、不拚命、不試圖改變未來，一天過一天就好。

但想起惡奶奶，那口氣怎麼都順暢不起來，好，她不企圖轉變命運，但想辦法讓自己過得舒服總可以吧？就算只能舒心幾天也行。

對，她不要憋屈，不要假裝自己是正港古代人，什麼入境隨俗、什麼孝順、什麼溫良恭儉讓，屁啦！老娘不幹！

坐起身，小茱用力的說：「姊，去把小柔叫回來，我搬幾塊大石頭把小門封了。」當初分家，二房怕大房偷東西，堅持在兩家中間築起一道牆，只留扇小門，說是方便兩家來往？錯！不過是方便他們跑到自己家裡支使免費童工，以後這種便宜他們甬想佔！

「不行，奶奶會罵人的。」

「她又不是咱們的正經奶奶，咱們家奶奶和爺爺躺在一塊兒呢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別怕，姊，妳聽我說，妳先去把小柔叫回來，再到大狗子家借把槌子……」

童家大房傳出尖叫聲，小瑜使勁兒往大狗子家跑。

左鄰右舍被吸引過來，只見半掩的木門裡，小茱發瘋似的不斷咆哮哭喊，小柔快抱不住她了。

好心的蔡大嬸跑了進去接手把小茱抱過來，著急的問：「怎麼了？小柔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不知道，二姊一醒來就說、說、說……」

「妳倒是快講啊！」王奶奶也急了。

「說童大川要殺死她，二姊嚇得從床上跳下來，硬要搬石頭把門給擋起來，大姊沒辦法只好答應她，大姊剛才去大狗子家要借把槌子，要把門給釘死。」

這時候二房的李氏、吳氏和河川海幾個小子也跟著來到大房家裡，沒想到竟會聽見童小柔這番話。

殺人？那可是要被抓去關的！死丫頭，一張臭嘴胡言亂語，吳氏惱火，搶上前，啪啪兩巴掌用力甩了過去，小柔的臉上頓時浮起明顯的五指印。

推開小柔，吳氏把蔡大嬸懷裡的小茱抓出來，動作粗魯的搖晃著她瘦小的身子。

「妳別藉機發瘋！」

小茱被吳氏搖得頭髮亂飛，哭得更加聲嘶力竭，她不斷掙扎喊叫，「救命，奶奶要殺我！救命、救命——」

這樣喊還得了？不知道的人真以為她有壞心腸，心頭急、腦子熱，吳氏拽住小茱，揚起手猛地往她背上打，想要阻止她亂講話。

小茱東閃西躲，可是人瘦小，力道也小，哪躲得過奶奶的粗臂厚膀，她被奶奶死命拽著，手臂痛得厲害，直覺就張口朝奶奶的手臂咬下。

突如其來的疼痛讓吳氏反射地往小茱臉上甩去一巴掌，力氣之大，小茱整個人飛了出去，眼看著頭又要撞到樹，小柔嚇得尖叫，急急跑上前，用身體護住二姊，兩姊妹相撞，叩的一聲，雙雙倒在地上。

吳氏氣得不顧一切衝上前，不由分說抓起掃把就往小柔、小茱身上打。

小柔護住小茱大聲說：「奶奶饒了二姊吧，二姊剛從鬼門關回來，腦袋不清楚，奶奶別打二姊，打我就好……」

兩個小孩的哭喊聲直衝雲霄，村人看不下去，擠進窄小的院子裡，蔡大嬸把兩個孩子拉起來抱進懷裡。

本就懷疑小茱傷得蹊蹺的村人，此時不免議論紛紛——

「就說嘛，小孩子推推擠擠，哪會傷得這麼厲害？肯定是大人動的手。」

「可不是！整整昏了三天，大夫都說沒救了。」

「難不成拿走八畝良田還不夠，連童興那兩畝薄田都盼著？」

「不然呢？大夥兒都知道童興夫婦疼女兒，怕是會把田留給女兒當嫁妝，要是把三個丫頭都害死，那田不就又能回到二房手裡了嗎？」

「婦人心、蠍尾針，夠毒！」

「閻羅王殿裡走一圈，這孩子不瘋都要嚇瘋。」

聽見眾人耳語，李氏受不住，潑婦似的指著大家的鼻子痛罵，「童家的事，關你們什麼事？！出去，通通給我出去！」

李氏囂張的模樣激起民憤，這麼多雙眼睛在看，吳氏、李氏都敢這樣對待大房的三個女兒，天可憐見，沒人在的時候，三個小丫頭不知道還怎麼被欺負。

在田裡工作的童興夫婦聽到消息，鋤頭一扛，往家裡疾奔。

進門，看見抱成一團痛哭的女兒，雖然心疼，卻不得不忍氣吞聲，走到吳氏跟前跪下。

「娘，孩子不懂事，求您別生氣。」童興咬牙，重重磕頭。

「跟你們講過幾次了，既然不會教孩子就讓別人教，年前人牙子來，你們怎麼都不肯讓孩子走，現在呢？看看小柔、小茱成了什麼樣兒，連忤逆長輩都會了，再過幾年，要是拿刀砍人，你們夫妻有幾條命都不夠賠！」

張氏聽著婆婆惡毒的批評，滿肚子不服，比起大川幾個，她的三個女兒可是貼心又乖巧，好得沒話說。

丈夫讓婆婆養過幾年，那點恩惠得牢牢記住，但她沒吃過婆婆的奶水，只吃過她數不盡的虧，好不容易分家，各過各的，平日裡受點欺負、被佔點便宜，咬牙就忍了，可是小茱才從死裡逃過一回，就不能對孩子手下留情嗎？

看著女兒狼狽的模樣，張氏再也忍不住，啞聲說：「我們再窮都不賣女兒。」

「好！妳有骨氣，那就把女兒教好，別讓她們丟人現眼！她們把自己的名聲弄臭，嚇得媒人不敢上門就算了，要是敢連累到大河、大川、大海，我跟你們沒完！」

張氏忍耐多年，沒有忍出尊重，反而這般遭人踐踏，既然如此她還忍什麼？她豁出去的咬牙道：「是娘打人，不是孩子丟人。」

「妳這是造反吶，居然這樣跟長輩說話？！」

「那也得娘有長輩的樣子。」

「妳……妳氣死我了！童興，你死了嗎？沒看到你媳婦頂撞長輩！早知道會養出一個狼心狗肺的，當年直接把你掐死就好。」

童興緊抿嘴唇，臉色慘白。

他是個孝順的，爹講的每句話他都牢記，爹要他善待後母、善待弟弟，他盡可能不和他們爭執，吃點虧也不放在心裡，就連分家這種事多少人替他打抱不平，他也咬牙忍了。

可是小茱受傷時，他自責了好幾千遍，若不是他處處忍氣吞聲，二房的孩子怎敢這樣對待三個女兒？是他這個當爹的沒出息，如果只是自己受苦便罷，但他無法接受妻女也跟著受苦。

「娘，小茱差一點沒了，好不容易活過來，您寬厚點吧。」

「怎麼，你嫌我刻薄？」吳氏提起嗓子，聲音尖銳。

這一家子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嗎？敢這樣頂撞她？肚裡一把怒火燒得正旺，她抄起掃把，往繼子和媳婦身上猛打。

小茱撇嘴冷笑，下一瞬衝上前撲在父親身上，小柔見狀，跟著上前抱住母親。

小茱抓住時機飛快的說：「奶奶，您饒了我們吧……小茱知道爹不是您親生的，人都有私心，理所當然，可是小茱見到爺爺和親奶奶了，爺爺哭得很傷心，親奶奶埋怨爺爺沒給爹找個好後娘，爺爺讓小茱告訴爹，分家就真的分了吧，讓他帶著我們好好過日子，別再和二房牽扯，否則、否則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她放聲大哭起來。

鄉下人最信鬼神之說，聽她這樣講都感到緊張。

蔡大嬸吃驚的問：「否則怎樣？」

「否則……二房會把大房通通害死！」

「胡說！妳這個死小孩，一張嘴巴亂噴糞。」李氏扯住小茱又是一頓臭罵。

「我沒胡說！爺爺說十天後會有大地震，咱們村裡會死人，房子倒了十幾間，二房家的房子也會倒。」

小茱沒騙人，在第一世時，地震後，父親為了救大川被掉下來的屋梁砸死了，娘哀傷過度，不久也生病過世，就是因為這樣，吳氏才能作主把無父無母的她們三姊妹賣掉。

有第一世的經驗，第二、第三世她防得很緊，卻阻止不了爹爹的善心大發，無論她怎麼哭求，爹還是衝進傾頹的屋子裡救童大川，但是這第四世她絕對不會再讓這種事情發生。

小茱的話讓眾人各有想法。

村人們想，就算情急，一個孩子怎敢講這種謊話？何況十天很快就到了，如果她是騙人的，馬上會被揭穿。

李氏和吳氏也嚇到了，兩人相視一眼，二房的房子會倒？

不過李氏率先回過神來，這話根本是胡扯，如果要倒，也是倒大房的屋子，那裡可是拿來養豬的破寮子，看來這小丫頭是狗急跳牆了，居然假借死人的話，這會兒謊越滾越大，看她怎麼圓！想到這裡，李氏衝著小茱冷笑。

小瑜終於拉著大狗子的爹來了，走進院子，看見被打得滿身是傷的家人，小瑜氣急敗壞的說：「陳叔，求求您把這門釘起來，別讓妹妹們又被人害。」

「我讓妳胡說！」李氏揚手，一巴掌搥在小瑜背上，一巴掌不夠，還要再打，她吃定童興懦弱。

沒見過這麼潑辣的，陳叔看不過去了，抓住李氏的手道：「大人欺負孩子，妳好意思？」

「我們家的事，你這個外人管啥？」

「都分家了，不是嗎？沒記錯的話，這裡可是童家大房。」

「就算分家，我們姓童，他們也姓童，關你姓陳的什麼事？」

「是不關我的事，但良心告訴我不能袖手旁觀，我問妳，小茱才十三歲，一個小孩能礙著妳們什麼？妳們要下這種毒手？」

心裡的話被陳叔大刺刺的說出來，村人點頭如搗蒜，他們也有良心啊！

「我下什麼毒手？天地良心，你亂講話嘴巴會爛掉。」

「好啊，我們來打賭，看是我的嘴巴爛掉，還是妳們遭天譴。」

陳叔把李氏推到一旁，說道：「走開！我要把門釘起來，免得妳生的那幾個貨色跑過來殺人！」

「這是我童家的門，你敢碰？！」吳氏用力扯住陳叔的衣袖。

「童興，這也是你家的門，你說話，你讓釘、我就釘！」陳叔摺話。

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童興身上。

小茱見父親下不了決定，撲到父親懷裡哭喊道：「爹，小茱怕，奶奶、孀孀會打死小茱。」

她拚命擠眼淚，抱著父親的小身子抖得很兇。

小瑜、小柔見狀也跟著撲上前，抱著爹娘哭得一整個淒慘無比。

童興心疼，朝吳氏重重磕頭，說道：「娘，孩子們被嚇壞了，先把門釘上吧，過幾天等小茱病好了再把門撬開。」

「你、你、你……好，這是你說的！各位鄉親做個見證，以後大房是大房、二房是二房，沒有任何關係，往後你們缺米少銀都別找上門！」

小茱冷笑，爹娘是上門借過米和銀子，但二房哪次幫助過他們？指望二房還不如靠自己。

李氏也忿忿不平的接話，「聽清楚，親戚做到這裡為止，以後死活各不相干，還有，別在外面亂說話，要是被我聽到謠言，聽一次、打一次！」

李氏推著三個兒子回到二房的屋裡，大海戀戀不捨地看了三個姊姊妹妹一眼。

小茱感嘆，有一點小抱歉，童大海對她們不錯，在前三世，他是唯一向吳氏求情別把她們賣掉的。

不過她很滿意李氏的話，既然往後死活各不相干，爹就不必為了救她家的童大川死於非命了。

二房的人離開，陳叔把門封起來，村人才紛紛離開。

童興的心情沉重，他覺得愧對父親，可是當他輕撫著三個女兒臉上、身上的傷，他又相當自責，是他的錯，他太懦弱無用，女兒們才會受這種罪。

「小茱，妳說的是真的嗎？妳看見爺爺了？」張氏問。

小茱硬著頭皮點頭。「爺爺疼叔叔，卻更心疼爹，兩個都是他的親兒子，如果不是奶奶行事太過分，爺爺不會這樣說。」

張氏看一眼沉默的丈夫，說：「這樣也好，各過各的，往後咱們要是發達了再幫襯二房，不過……」她望望自家屋子，再想起那兩畝薄田，苦笑著又道：「是難了些，還是各自安生吧。」

樂觀外向的小柔說：「這樣才好呢！奶奶老擔心以後要添妝送嫁，常使喚咱們，非要賺回本，往後不必到二房幹活兒，就可以到田裡幫爹娘了。」

張氏心疼女兒懂事，順順小女兒的頭髮，「傻孩子，那兩畝薄田能有多少活兒可做，妳們乖乖待在家裡，把家裡整理好就行了。」

想混吃等死的小茱看看父母，再看看姊妹，深吸一口氣，好吧，不計劃未來，只是改善眼前，好過一天、賺一天。

她勾起爹的手，將頭靠在爹的肩膀上，柔聲說：「別擔心，全家扭成一股繩，日子肯定會越過越好。」

「好孩子，辛苦妳了，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童興摸摸她的頭髮，心疼的問道。「沒有。」

他轉頭對張氏說：「妳留在家裡陪孩子說說話，我去田裡把活兒幹完。」

張氏知道丈夫心裡難受，便說：「我陪你去吧，兩個人一起做，快一些。」

「是啊，爹、娘，我們沒事的。」善解人意的小瑜說。

送走爹娘，小瑜趕緊把門關起來，一手拉著小柔、一手拉著小茱，心疼地摟摟兩個妹妹，比起被掃帚伺候過的妹妹，只挨了兩掌的她，沒事。「疼不疼？」

「疼。」小柔撒嬌道。

「都知道會挨打了，怎麼不躲？」小瑜打溼帕子，給妹妹敷上。

「值得，挨幾下就能斷了這門親戚，多好。」小柔笑得滿臉燦爛。

瞞著爹娘演這齣戲，她心裡可害怕呢，要不是二姊堅持，她還沒那個膽，這下子好得很，既給二房潑髒水，又不必認這門親，一舉兩得。

小茱接話，「沒錯，重要的是門釘死了，往後我們做什麼那邊都不會知道。」

第二世她賺錢發家，就因為那扇門，李氏進進出出的，像黃鼠狼似的，她做什麼生意、賺了多少錢，李氏都想盡辦法要分一杯羹。

她這人，別的原則沒有，就是有恩報恩、有恨報恨，她不當濫好人。

小瑜失笑道：「咱們能做什麼瞞人事兒？」

「現在沒有，以後說不定就有了。」古靈精怪的小柔說。

「姊，咱們把屋子整理整理吧，做好飯菜，等爹娘回來就可以吃了。」小茱轉移話題。

「我和小柔來就好，妳的傷口還沒好全，先回床上躺著休息。」小瑜說。
小茱一手勾著姊姊，一手攬著妹妹，笑道：「以後我們要齊心協力，讓爹娘過好日子！」

小瑜戳了二妹額頭一記。「好大的口氣。」

小柔卻用力回抱二姊。「可以的，二姊說的對，只要同心，一定能辦成！」

三姊妹互視彼此，點點頭，笑開，即使三個人的模樣都有些狼狽，但合力成功驅逐「外患」，讓她們心中有滿滿的成就感。

第十天到了，小茱一早就催著爹娘帶她們到田裡做事。

地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建築物，許多相信小茱的村人也早早離開家裡，當然，也有對小茱心存懷疑的，不過今天就是檢驗的時候。

最近吳氏的脾氣壞到不行，因為那天過後，村人們總對她指指點點。

隔著一堵牆，大房經常聽見她罵罵咧咧、指桑罵槐，還時不時發出鏗鏘聲，做點家事像在辦廟會，吵得人心不安。

不過她越生氣，小茱越開心。

想想，連死去的丈夫都跳出來叫大房別尊敬她，可見得平日裡她做了多少壞事，光想到鄰人會拿這事如何說自己，就讓吳氏心塞。

太陽越發毒辣，村人見一上午沒發生事兒，不少人還是決定回家休憩。

但話是從小茱嘴裡講出來的，童家大房一家人怎麼也要挺到底，於是他們沒回去，找了棵大樹在底下休息，吃著從家裡帶來的玉米餅和幾塊地瓜。

童興看著說說笑笑的三個女兒，有說不出的開心，那天過後，雖然對父親感到抱歉，但妻女臉上的笑容多了。

三個女兒勤勞得很，洗洗整整，把家裡弄出一副新景象，小小的院子闢出一塊菜園，撒下菜籽，這兩天陸續有綠芽兒破土而出。

他相信女兒的話，日子會越過越好。

勉強吃飽後，小茱在自家田地附近亂逛，意外發現幾株野生的九層塔，樂得臉上開了花，這可是好東西啊，做三杯、炒蛋都是人間第一美味，於是她想也不想，先採先贏。

張氏見二女兒抱著一堆嫩芽兒回來，笑問：「妳在瞎折騰什麼？」

「娘，您聞聞，這味兒是不是好得很？要是拿來炒肉肯定好吃得緊。爹爹，咱們挖回去種，行不？」

張氏失笑，她是看過有人把這種菜拿來和肉一起炒，不過她能接觸到的都不是什麼有錢人，有誰一個月能吃上一次肉的？

「哪兒來的肉？」小柔問得很實際。

她的話讓小茱迅速垮下雙肩。

對啊，生活條件實在太差，但是她能當金手指來個扭轉家境嗎？

第二世的經驗教會她，人怕出名豬怕肥，弄出一個福妻名氣是禍不是福，她可不想再被死胖子搶婚，可是這種日子怎麼過得下去？

突然，一陣地動山搖，小茱的話應驗了！

遠處傳來此起彼落的尖叫聲，童興急著就要往家裡奔去。

小茱見狀，連忙拉住父親。「爹，別去，再等等，說不定還有第二波。」

「可……不回去家裡看看我不放心。」

小茱嘆息，他們家肯定是要倒的，那點破家具毀了就算了，重點是童亮膽子小，這會兒童大川肯定已經被壓在屋子裡，他不敢以身犯險救兒子，只會大聲嚷嚷，爹要是回去，叫做自投羅網。

「二叔家的房子都要倒，咱們家能不倒嗎？」小茱說。

「小茱，爺爺有沒有告訴妳咱們家會倒？」張氏害怕的問。

「娘，爺爺沒說，但這種事不用想也知道。」

「那可怎麼辦才好？咱們家就剩下四片牆了，要是連它們也倒了還能怎麼活？還是回去看看吧！」張氏憂心忡忡，開始整理地上的竹籃水壺。

小茱瞄了大姊一眼，輕輕搖頭，姊妹倆默契十足。

小瑜拉著母親說：「娘，如果房子倒了，現在回去有用嗎？萬一半倒不倒的，回去恰恰被壓個正著，人受傷了才叫沒法兒活。」

小茱馬上接腔，「可不是嗎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咱們林清縣的知府是個公正廉明的好官，定會飛快把這件事上報到京城，到時候賑災的銀子撥下來，給咱們蓋新房，破屋換新房，算一算，咱們還賺了呢！」

聞言，張氏氣笑了。「哪有妳這麼心寬的？」

「咱們都這個處境了，再不心寬，豈不是欺負自個兒？」小柔加把勁兒。

三個女兒的話都有道理，張氏不再堅持。

但童興還是擔心地望向遠處，問：「不知道二房那裡的情況怎麼樣？」

這時候還擔心他們？童小茱都不曉得怎麼說話才好，古代的教育是怎麼把人教得這麼敦厚善良的？要是她，被欺凌一輩子，不報仇已經是最大的寬容。

小瑜勾住爹的手，柔聲道：「爹，那天小茱把話說得這麼清楚，奶奶和嬸嬸都聽著呢，嘴裡雖說不信，可心裡清楚得很，她們怎麼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對待咱們的？人都會怕天譴的，我猜二房一家子肯定早就避了出去。」

張氏接話，「就算沒避開，現在上門，他們不知道還要說什麼混帳話，肯定說我們是去看笑話的。」

「可是……小茱，爺爺有沒有說二房有人被壓死？」

「爺爺沒說，但應該沒有，房倒塌都講了，若是人，爺爺怎會不提醒？」

童興這才點點頭，稍微放下心來。

這時候預測中的餘震來了，第一次搖得不大，但時間頗長，幾個姊妹嚇得驚呼不已，緊緊抱住爹娘。

全家人抱成一團，待餘震過去，小茱還在想著找什麼話把爹給留下，但童興等不了了，拔腿往村裡跑。

「爹，不要去！」小茱氣急敗壞，還是阻止不了嗎？

見丈夫這樣，張氏不得不跟著跑，小茱、小瑜、小柔也得追，一家人就這樣回到村裡。

到處都是喧鬧聲，離開家的人都回來了。

有人看見房子倒塌哭得滿臉淚花，有人暗自慶幸聽了小茱的話，也有人開始收拾細軟，準備到親戚家待上幾天，誰曉得地牛還會不會翻身？

就在離家不遠處，童興看見大狗子的妹妹在路邊哭，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奶奶被磚埋了，爹娘和哥哥在挖，奶奶一定、一定……嗚……」

童興想也不想，轉個方向往大狗子家跑去。

大狗子的奶奶已經臥病在床兩年多，這幾日連床都下不了，早上他們還聽見陳叔、陳孀孀勸奶奶跟他們到田裡避一避，奶奶堅持不肯，直說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床上。

她這樣堅持，反讓全家人都不敢出門，就怕地震來了來不及把老人家救出去，沒想到真的出事了。

童興轉到陳家，小茱鬆了口大氣，也跟著進去幫忙挖人。

眾人挖了將近兩個時辰才把陳奶奶挖出來，只是人已經斷氣了。

安慰陳叔幾句，童興才領著家人回去。

家果然毀了，只不過養豬的茅草屋雖然倒塌卻沒損了家具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童興不安心，頻頻朝二房那邊張望。

張氏見狀，拉過丈夫說：「既然放不下，我陪你過去看看，就算挨罵也認了。」

妻子能夠理解自己的心情，童興感動的拍拍她的手背，接著對三個女兒說：「妳們把家裡稍微整理整理，太重的東西別搬，等爹回來再說。」說罷，他便和張氏走出大門。

兩人繞了大半圈，來到二房門前，門是半掩著的，沒看見童亮，卻看見李氏蹲在地上哭，而吳氏指東指西，嘴巴罵個不停。

大海看到童興和張氏進門，急急跑上前奔進張氏懷裡哭道：「二哥的腿被屋子壓爛了……」

張氏才抱住他，想安撫幾句，大海就被李氏一把搶回去，她不能打童興和張氏，只好打小孩出氣，幾巴掌劈頭落下，還一邊罵道：「你這個缺心眼的，不知道人家是來看好戲的嗎？他們要是有心幫忙，怎麼會拖到現在才來？根本是存心看笑話！」

「妳給我閉嘴！大川會這樣還不是妳這個娘害的，我就說到外頭避避，是妳硬說小茱騙人，還說我們避出去會坐實刻薄名聲，妳為了面子害了大川，我看妳以後有什麼臉去面對童家的祖宗！」吳氏氣得更兇，指著李氏的鼻子罵不停。

「是妳對繼子刻薄，關大川什麼事？就算報應，也該是妳這個惡婆婆去應劫。」李氏一個衝動，對婆婆破口大罵。

「妳竟敢對我說這種話？！」

吳氏一怒之下，找根木棒要打李氏，李氏急忙拉著大河、大海當擋箭牌，吳氏氣不過，發現站在一旁的張氏，想也不想就高舉木棒往她身上招呼。

童興一驚，連忙把妻子往旁邊一扯，險險避開。

吳氏使盡全力，沒打到人，卻害得自己差點摔跤，她用木棒拄著地面大口大口喘氣。「走！你們這兩個喪門星給我走得遠遠的，永遠不要踏進我家大門！」

張氏拽住丈夫的手，說：「走吧走吧，看來有人還不曉得今兒個的事是遭天譴了，嘴巴還是一樣壞。」丟下話，張氏連拖帶拉的把丈夫帶離開。

這會兒，童家大房、二房是真的老死不相往來了。

Crescent